

遙望那古老的滄涼

(張小虹)

是該，是該去探一探那被遺忘的足跡，是該，是該去聞一聞原本屬於泥土的芬芳，從那裏來的，終將返回來處，往那裏去的，也會踏上歸途，而我們的根在何處？我們不是古希臘的行吟詩人，漂泊如浮萍，我們不是悽慘落魄的吉普賽，浪盪四海為家，這一代的絃音究竟該響在何處？是該在長長的青石板上，是該在悠悠的古樂曲中，是該在香煙氤氳的古廟中，是該在重簷疊瓦的宅院裏，於是來到了鹿港，且讓殷勤為探看的我，望望那古老的滄桑歲月。

—龍山體喚當底歸

中國的建築閃耀著中國的尊敬與榮耀，古樸的龍山寺該是最好的註腳。

偌大的寺廟，分前、中、後三殿，重簷歇山式的屋宇更顯莊嚴壯偉。中國的精緻要往細處看，斗拱、插角無處不雕飾得細膩華麗，藻井、花窗，無處不是匠心獨運、巧奪天工，尤其是中殿前一雙石柱，古拙靈動。由軒檻外望天空，天藍得更藍了，反翹的燕

尾也像在對藍天，脈脈傾訴這近百年來的淒楚滄涼。

晚時的龍山寺，更幽靜肅穆。前庭的廂房，在昏暗的燈光下，幾名銀髮的老人正在演奏南管。從來沒有發覺南管竟是如此委婉幽柔，咿咿呀呀中伴隨著的是時光無聲的流逝，由黑髮流到白髮，由白髮流向茫然，在一旁的孫女，屏氣凝神地和著節拍唱著，薪盡火傳，該是中國永不斷的命脈。在中庭，明月來照，青石板上被拉出長長的身影，長長的身影透散著落寞孤寂。踏入殿中，昏黃的燈影下，宛然想見昔日寺中聽唱的高情雅趣，就坐下來，就閉上眼睛，聲聲入耳的南管遂引發了一個幽情萬丈的神遊。

—古厝院深深幾許

中國的房子是從土裏長出來的。

進門迎著的是二盞紅燈與神龕，兩旁的大師椅，坐上去直叫人踏不著地。穿堂入室，一進復一進，處處的壁繪隔扇精細，處處的月窗門檻典雅，也唯有在這能想像那跨過門檻時的輕盈雅姿，那在樓井下望的嫋嫋嬌

態，但簷壁間的蛛網、塵埃卻把它推向一個褪了色的年代。

重重門，重重院，牽繫著的是重重的情思，重重的愁怨，夢縈魂繞的家園，是否也是一般光景呢？

—朗朗書聲何處聞

文祠，昔日吟詩頌讀的課堂，一把無名火後，只餘下石柱數根與說不盡的蕭瑟滄涼。

文風鼎盛的鹿港，這該是董陶孕育的所在，手持書卷，搖首吟唱，筆墨字畫，揮灑即成，風聲、雨聲，伴著朗朗書聲，家事、國事、胸懷天下大事，而今風雨過後，何處堪尋？只見蔓草四處，焦黑傾圮的石牆孤立其中，總有著那麼一點無奈與傷感，誰也擋不住野火的無情，一如誰也擋不住時光的流逝。

在歸途中，回首凝望暮色沈沈中的文祠，天紅得很深了，祠旁的枯枝依舊掛不住夕陽。

—古跡遺馨發幽情

十宜樓，昔日遷入騷客風雲際會之所，談詩評詞，論棋品茗，各宜所嗜所好，而今故樓依舊，風流難尋。

意樓，古蔭斜掩的梳妝樓，有著一個向月光而開的圓窗，窗上古錢、古蘆交錯的圖案，典雅別緻。為什麼總是有著淒絕美絕的傳說伴著寂寂深院？尹娘的望穿秋水，更添意樓的淒楚哀傷。

日茂行中，太子樓上，昔日門庭若市，喧赫一時的世家，剩也只剩頽圯的磚牆，餘也只餘門前礎石對蒼天無語。一步跟著一步，走出來的就是歷史的足跡，在曲巷中，在古榕下，想著屬於中國的歲月。雕樑畫棟的古寺，深院寂寂的古厝，歷歷在目的是屬於中國傳統的親切，蝦田旁的水車，門檻上的老嫗，時時撥動的是心底鄉土的情韻。這古樸的小鎮，帶來的是僅存的召喚，召喚那屬於遺忘了的記憶，鄉土的中國。

鹿港啊！鹿港，古老的歲月，一如你，一如我們心愛的中國，在歷歷滄桑後，我們期盼曙光的再來臨。